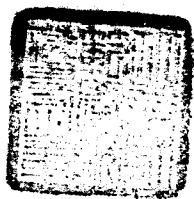


弗洛伊德——一个神秘的人物

杨恩寰·陶银骝·陆杰荣 著



21100359

1100359

责任编辑 王本浩

封面设计 安今生

责任校对 叶文

弗洛伊德——一个神秘的人物

杨恩寰 陶银骝 陆杰荣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崇山西路三段四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丹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 插页 2

字数：180千 印数：1—12,000

1986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429·045 定价：1.60元

丁 11/16

目 录

导言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发展的来龙去脉·····	1
神秘的人及其神秘的理论·····	2
揭开斯芬克斯之谜·····	7
历史浮现出了弗洛伊德·····	12
精神分析学说的概貌·····	19
精神分析学说的演变·····	26
第一章 弗洛伊德其人·····	33
童年的家庭教养·····	33
学习上的刻苦进取·····	37
爱情上的偏狭执着·····	40
学术上的独特探索·····	44
晚年生活的坎坷与学说的命运·····	52
第二章 无意识学说·····	55
无意识概念的思想来源·····	56
无意识学说的演变过程·····	60
无意识与心理结构图式·····	66
无意识的转移和意识的压抑·····	77
第三章 释梦理论·····	84
《释梦》的写作·····	84
梦的研究历史和现状的考察·····	87
梦是欲望的满足·····	92
梦的显意与隐意·····	100
第四章 过失的心理分析·····	108
过失和变态心理·····	109

过失的意义·····	113
牵制的意向和被牵制的意向·····	117
第五章 性的理论 ·····	125
无意识与性·····	126
性的概念和范围·····	129
性的发展过程·····	135
性动力学说·····	142
第六章 人格学说 ·····	149
人格结构的构成因素·····	150
人格结构的动力图式·····	158
人的本性·····	168
第七章 美学观 ·····	176
性力与审美·····	177
欲望与艺术·····	180
幻想与艺术·····	186
第八章 社会文明观 ·····	196
作为社会学的精神分析学·····	196
宗教和道德·····	199
文明和幸福·····	205
破坏和战争·····	210
第九章 精神分析与当代西方哲学 ·····	216
精神分析与科学主义·····	217
精神分析与存在主义·····	223
精神分析与结构主义·····	230
精神分析与法兰克福学派·····	236
附录一 弗洛伊德年表 ·····	243
附录二 弗洛伊德主要著作表 ·····	248
后 记 ·····	250

导言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 发展的来龙去脉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Sigmund·Freud) 的名字是和精神分析学说 (Psychoanalysis) 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不仅在于弗洛伊德创建了精神分析学说，而且还在于他穷毕生的精力去阐释、传播、运用精神分析学说。在现代西方思想界，象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那样传播之广，影响之大，实不多见。西方现存的形形色色的思潮，大都与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说有关联。可以这样说，当代西方的任何一种思想学说和思想运动都不能无视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和存在。从正面宣扬，大力赞赏，自然是一种承认的方式；而反面批评，加以抨击，又是一种承认的方式，只是后一种承认方式具有某种否定的意味而已。

历史在其发展的进程中浮现出了弗洛伊德和他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一八九三年，由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 (Breuer) 合作，在当时的《精神病理学》杂志上发表的题为“论歇斯底里现象的精神机制” (On the Psychical Mechanism of Hysterical Phenomena) 的简短论文，^① 提出了用催眠法治疗歇斯底里症的新方法，预示着当代西方最流行的思想运动——精神分析思潮的开端。后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学说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历史不但提供理论学说得以创立的客观条件，而且将验证理论本身，并且凭藉客观的

^① 这篇论文后来被收集到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合著的《歇斯底里研究》一书。

尺度来评价各种理论。因此，历史也将按照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学说的本来面貌给予客观的公正的评价。

神秘的人及其神秘的理论

弗洛伊德无疑是当代西方思想界中最富有戏剧性和传奇性人物之一。有的西方研究者认为影响西方思想发展的有三个犹太籍的伟大人物，他们就是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弗洛伊德是从心理学领域步入世界名人行列的。他在心理学领域开创的精神分析理论，已经远远超出了它本身所研究的范围，广泛地和深刻地影响着哲学、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宗教、教育、商业、司法、政治及其他许多科学部门和社会生活领域。从某种程度而言，凡是与人类精神生活有关的文化科学活动及探讨人类命运和本质的各种学说，都无例外地或多或少打下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印迹。弗洛伊德本人曾这样评价自己说：“……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也不是一个观察家和实验家，更不是一个思想家。我只不过是一个具有征服者气质——好奇、勇敢和坚持不懈的征服者罢了。”^①

弗洛伊德的思想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同这一思想本身被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是同步化的过程。E·G·波林谈到这一问题时指出，在弗洛伊德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具有伟大的品质的人。他是一个思想领域的开拓者，思考着用一种新的方法去了解人性。尽管他的概念是从文化潮流中取得的，他仍然是这样的一位创始人，他忠于自己的基本信念而辛勤工作了五十年，同时他对于自己的观念不惮修改，使它趋于成熟，为人类的知识作出贡献。他是一个领袖，在自己周围集结起一群有力的支持

^① Jones, The Life and Worksof sigmund Freud, 转引高宣扬著：《弗洛伊德传》，第1页，香港南粤出版社1980年版。

者，其中有一些人毕生效忠于他，另一些人则不再以他为‘父’，批评了他的学说，并各自建立敌对的派别。他的工作从最初默默无闻，中经为人诟议，声名狼藉，后复由于追随者不断增多，他的批评者又勉强接受了他的某些特殊的论点，才逐渐地、一点一滴地重新得到了支持。”^① 精神分析理论，“它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种疗法，既为学院心理学家所不齿，复为医学界所不容。最后终于逐渐渗入这两个集体之中。”^② 弗洛伊德本人和他提出的精神分析学说是在一片反对和批判的浪潮中逐渐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范围的。一方面弗洛伊德的继承者在精神分析学派内部对这一理论进行不断修改，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反对者在精神分析学派外部对这一理论提出了种种责难。正是在不断的批评、修正、责难、反对声中，弗洛伊德和他致力于的精神分析学说开始流传开来，成为一股具有重大影响的世界性的思潮。可以这样说，精神分析学说得以在当今思想界传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不放弃精神分析学说的基本前提下，不断改变精神分析创始人的初衷和理论意图，不断远离精神分析学说最初的基础，以及从哲学方面加以推广的思想倾向，使得这一思想运动逐渐具备了无所不包的哲学流派的性质。^③ 从这一意义上说，精神分析学说在西方思想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成功本身是通过极为艰难的进程所取得的，它远远超过了现代西方的任何思想运动，甚至连过去极其时髦的柏格森主义和尼采主义也不能与之相比。^④ 因而“任何人要了解现代欧洲的精神特征，都不能超越精神分析学说，它已经成为现时代不可磨灭的标志”。^⑤

① 波林著：《实验心理学史》，第813—814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② 《实验心理学史》，第814—815页。

③ 《二十世纪资产阶级哲学》，第167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④ Freudianism, A Marxist Critique, P8.

⑤ Freudianism, A Marxist Critique, P8.

那么，为什么精神分析学说在西方思想界会获得如此巨大的进展？为什么精神分析学说所包含的理论内容和潜在实质有那样的吸引力？又为什么弗洛伊德终生所从事的精神分析学说有那么多乃至截然对立的评价？诸如此类的问题，正是我们要拨开弗洛伊德和其理论本身神秘色彩而去探寻的问题。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本身被蒙上了一层浓厚的神秘色彩，至少有这样几方面的原因：其一，精神分析学说研究的主题突破了以往传统心理学的研究范围，触及到了以往所没有涉猎的关于人的心理深层结构和内在心理动力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曾经被一般人认为是神秘的。弗洛伊德通过神经症以及其他方面的研究，揭露了人的心理过程的深层秘密，从而得出结论，认为人的心理基础和实质是无意识。“他提出的关于精神生活的无意识各方面左右人的力量的学说，对改变人是以理性为主的动物这个旧观念起了重大的作用。”^①在他看来，人只是被破坏了本能的动物，“是智力薄弱的动物，是受其本能愿望支配的”。^②其二，精神分析学说对性的问题给予特殊的注意，把人的心理动力和能量都最后归结为性的问题，认为人体上产生的一切愉快感都是同性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关系，甚至艺术创造、科学发明、社会组织、道德制约和宗教起源，本质上都是性动力推动的结果和产物。这样，由于精神分析学说对性的问题的特殊的注意和论述，使得弗洛伊德“在一般大众心目中的形象通常是一个提倡两性活动自由化的人”，^③似乎有关性问题的一切探讨都被看作是具有弗洛伊德的色彩。其三，精神分析学说所采取的研究途径、方法及其所得出的结论的独特性和超常性，引起一般人对这一理论是否具有严格的科

① L·J宾克莱：《理想的冲突》，第111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② 弗洛伊德：《一个幻想的未来》，第87页，转引《理想的冲突》第131页。

③ L·J宾克莱：《理想的冲突》，第111页。

学性产生了普遍的疑问态度。首先，弗洛伊德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以对不正常人的研究为根据的，并把研究不正常的人的结果应用于正常人的心理，这里所包含的歪曲究竟达到多大的程度，乃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其次，理论的科学性质取决于其可重复性和普遍的客观有效性。而弗洛伊德往往是从个体的，一般来说不可重复的经验事实出发，提升到普遍性。这里主要具有主观猜测和臆想的性质。有的西方评论者也看到了这个问题，指出：“作为一个理论体系似乎都有自己的乌托邦。精神分析学说的乌托邦就在于其普遍性”^①；“不能重复弗洛伊德的观察，因为无法确切知道他在收集资料和概括观察材料以及做假设时，究竟做了些什么”，“精神分析学有许多根据和假设，但好象没有什么定理、公设的井然有序的系统，也没有科学理论所必需的那种精确的关系”^②。再次，精神分析学说理论色彩同宗教的某些神秘色彩有着沟通的地方。“心理分析在观念形态和文化范围内的出现，是同一切宗教性表现的总和分不开的；这不是说心理分析是宗教的一种新形式或是从宗教派生的某种东西，而是说它同神秘的定律和魔幻的强制手段（包括其一切形式）之类有着紧密的联系。”^③其四，精神分析学说客观上具有对现代西方思想文化的批判性质。“从某种意义上，弗洛伊德也加入了大批‘文化危机派’理论家的行列。他提出了文化和文明发展的消极方面，并着重研究了他们对人产生影响的后果。”^④“他强调指出，文明所取得的成就，使人们经常处于恐惧与忧虑之中，因为这些成就可以用来反对人。”^⑤这种批判倾向所体现的现实意义，仍然吸引着现代西

① The Philosophical Essays on Freud, P139, Cambridge.

② 杜·舒尔茨：《现代心理学史》，第352—353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③ 《马克思主义对心理分析学说的批评》，第6—7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④⑤ 《二十世纪资产阶级哲学》，第172—173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方社会人们的普遍的注意。由此可见，这种具有独特性的理论，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工作，都表现出一种具有极大吸引力和感召性的理论色彩。除此之外，弗洛伊德作为传奇性人物的性格本身，也使人们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在心理分析者圈子里，人们活跃地谈论着他一生中种种甚至最琐碎的事情，他做过的梦，他的书信，他遗忘了的往事，他的失误和挫折。在这个圈子之外，对弗洛伊德则开始形成这样一种固定的看法，即认为他是怀疑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他的生活方式无疑是禁欲主义的，而他在家庭里也是矛盾的调和者。”^①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精神分析学说在其历史的发展中逐渐地成为被赋予某种神奇的魅力思想理论，是沿着两条基本线索来进行的。首先，精神分析运动的内部发生了分裂，从而分化出许多派别。尽管弗洛伊德本人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他们的力量并不是来自他们自己的理论上的新创造，而是借助于他们所提出的一种诱惑手段——他们说可以不必排斥精神分析学的实质内涵，而可以把其中一些令人讨厌的成分驱逐出去”^②，但是，这里有一点必须看到，精神分析学派的分裂反而成为这一学说得以传播和流行的环节、媒介。正是在这种相互批判中，精神分析学说才扩大影响，发展成为一种思想运动。其次，精神分析学说受到当代许多著名哲学家的注目和评价。这些评价本身大都采取否定的态度，却又加强和提高了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和声誉。按照波普的观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严格地说是不可否认的，“无论采取何种行动，其前提都不能加以证实。而前提的非否定性正是其致命之处”^③。维特根斯坦认为，“弗洛伊德总是声称他的思想具有科学性。但他所提出

① 《马克思主义对心理分析学说的批判》，第5页，商务印书馆版。

② 转引《弗洛伊德传》，第225页，香港版。

③ Freud and Psychoanalysis, P115, London 1983.

的观点都是猜测性的——一种高于任何假设的猜测。”^① 卡尔纳普也反对弗洛伊德的理论，同时却指出弗洛伊德学说有其功绩所在，这就是“由于弗洛伊德工作的结果，可以用来从因果关系解释人们思想和行动的因素就确定在人们下身最隐秘的深处”^②。萨特认为，所谓精神分析学家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弄清楚他所不清楚的东西，而这是徒劳的。从另一方面，萨特指出，精神分析工作也提出一些有意义的，值得查究的问题。^③ 总之，正是通过内部分裂和外部批评这两条发展线索，精神分析学说为更多的世人所知，而其创始人弗洛伊德也因此而名声大噪。

弗洛伊德曾经把自己的学说称作所谓的“神话学”。从某种特定角度看，他的这种类比倒是不差的。神话本身充满着神奇的吸引力，神话内容也不乏珠玑。然而，令人可畏的是，对神话的研究则是一条异常艰难曲折、往往易于迷失方向的道路。弗洛伊德本身是一个“神话”，他所创立的精神分析理论也是一个“神话”，揭开这个历史和理论的神话之迷就是透过它的神秘的色彩，捕捉它的某种真实性。

揭开斯芬克斯之迷

弗洛伊德曾经谈及过自己的一个愿望。他说，如果在他身后，能在他的墓碑上刻下“揭开斯芬克斯之迷的人”这样一句话，他就心满意足了。事实上，弗洛伊德自己的五十年的研究工作就是走向揭开斯芬克斯之迷的迷津。

在西方，斯芬克斯之迷作为神话的传说一直脍炙人口，世代相传。据说在古希腊忒拜城有一个名叫斯芬克斯的怪物。传说

① The Philosophical essays on Freud, P3, Cambridge 1982.

② 《逻辑经验主义》，第478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③ The philosophical essays on Freud, P209.

她是一个人面狮身的女妖，她上半身是女人，长着美女的头，背上长着鹰的翅膀，下半身是狮子，尾巴是条蛇。她经常盘踞在忒拜城外，向每一个行路的人提出难解的谜语，谁要是猜不出来就被她吃掉。有一天，有个叫做奥狄浦斯（Oedipus）的青年从远处到这里来，斯芬克斯就向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谜语：

“请问此为何物？早上四只脚，中午两只脚，晚上三只脚。”奥狄浦斯立即回答说：它是“人”，因为人刚生下来用两手两脚爬行，长大用两只脚走路，年老以后拄着一只拐杖就成了三只脚。斯芬克斯听到谜语已被猜破，就自杀了（一说是被奥狄浦斯杀死的）。几千年来，斯芬克斯之迷一直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始终高悬在人类的头顶。在这漫长的逝去的岁月中，多少思想家曾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努力，力图揭示人是什么这一“斯芬克斯之迷”。弗洛伊德以自己的工作所进行的终生努力探索，就是想揭开这个千古大迷。他乐观地自认为，他已经揭开了历史上没有解开的“斯芬克斯之迷”。

事实上，对人这个“斯芬克斯之迷”的探求是与人类历史的开端和发展密切相关的。关于人的观念在古代希腊民族各种传说那里就已经产生了。这一观念早就深入到希腊人的思想之中。在各种神话、荷马史诗以及公元前七至六世纪各思想家的哲学学说中所描述的那种古希腊宗教和宇宙论的拟人观，就是佐证。这种拟人观的重要特点是，一切都宇宙化、自然化和神灵化，同时一切又人格化。从苏格拉底开始，人的注意力开始转向人的自身。色诺芬曾说过，苏格拉底与其先辈们不同，他思索的不是自然、太空或宇宙，而只是有关人的问题。在苏格拉底那里，人是一切知识的中心。主要任务不仅在于一般知识，而且在于自我认识。在古希腊思想发展的后期，人的观念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德谟克利特的唯物主义原子论表达了单个人的命运和幸福的思想。柏拉图的理念论则提出人的最高使命是按照人的理念来造就和完善自己的。亚里士多德集以

前历史对人的探索成果之大成，最先提出了关于“人是社会的动物”、“人是理性的生物”等对人的基本规定性。

在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中，人成为上帝意志的附属物和工具。宗教哲学不管怎样谈论个人的意志自由，“人始终是一个被预定了的因素，衡量这种因素的价值，不是看它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反映自己本身的东西，而是看神的东西在它身上得到多大程度的表现。”^①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运动，中心主题就是人的自我发现，它为研究人自身给以新的动力。当时的人文主义者把人看作世界的主人，肯定和赞扬人的自由、理性和创造。他们本着人性去看人，凭着感觉和理性去看人，发现人并不是上帝的儿子，而是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主人，人不应该凭什么上帝的启示去生活和活动，而应按人的需要、情感、意志、理性去生活和活动。人犹如自然，但又不同于自然，它有躯体而又有人性。人文主义运动对人的自我发现、对人性的肯定和尊重，开启和推动了近代哲学对人的探讨和研究。

近代哲学关于人的观念是以自然科学的观点为基础的，并表现为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经验主义哲学把人归结为某种机器，理性主义则又把人的抽象化为某种理性。但是也有从人类本体去思考人的哲学家，如巴斯卡（Pascal）就另辟蹊径，认为“本能与理智是两种天性的标志”^②，“人本身存在着人的理智与感情的内战”^③，人是自相矛盾的混合物。赫尔德（Herder）则又进一步从历史哲学角度去探讨人，以为人不仅是自然史的产物，也是历史的产物，人既有固定不变的本性，又有随着社会、历史、文化变化的社会历史性的一面。

在近代哲学中，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康德系统地探讨了

① 《关于人的本质的哲学》，第53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② 《思想录》，第179页，商务印书馆版。

③ 《思想录》，第179页，商务印书馆版。

人的问题。他提出“人是目的”的口号，着力分析了人的先验的三种机能：人的认识机能、人的欲求机能、人的情感机能，从而建构起他的三大“批判”，在某种意义上讲已开始了对人的心理学分析。但是由于康德受着理性主义的深刻影响，对人的分析没有脱离理性主义的窠臼，以致把人做了理性化的规定，失去了它本身的活生生的现实面貌。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完成者的黑格尔比康德走得更远，简直把人视为理性的逻辑演化物。理性本来只属于人，在他那里却成了独立于人、超越于人的精神实体即绝对精神，而人又不过是这个绝对精神外化运动的一个阶段、一个环节，成了绝对精神的体现物，这样人的个性就被绝对精神所吞没了。

黑格尔后的西方哲学，经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对人的重视和强调，似乎远胜黑格尔一筹，但是由于费尔巴哈对人的抽象的理解，也没能提供更多的东西。

看来，人这个“斯芬克斯之谜”，单凭哲学探讨是不够的，必须借助于科学，特别是社会学、心理学。近代心理学是从一些哲学家那里肇始的，它作为一门科学起步于德国古典哲学盛行的时候。开始于实验方法的心理学，企图通过神经生理、大脑生理、感觉生理的研究去揭开人的心理的奥秘，结果却把人的心理机制简单化了，另一方面，一些心理学家又把对人的心理分析和研究局限于意识的研究。弗洛伊德反对这两种倾向，而走着自己独特的研究道路，去探索人这个“斯芬克斯之谜”。弗洛伊德认为，以往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对于人及其心理的探索，之所以没有揭示人的自身结构的基础和实质，主要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了人的规定性在于意识，在于理性，而把人归结为理性的存在，因而只触及到人的心理表层，还因为他们只看到了人是生物的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这两方面的不同特点，而没有揭示人作为自然的存在和社会存在相互联系的基础。弗洛伊德认为由于人的原始本能不断受到压抑才由自然的存在

转为社会存在的。正是这种人的自然存在本能不断受到压抑，才使得人成为社会的人，成为文明的人。这样，人把自身变成具有文明的社会的存在，绝非是出于人的什么目的，而是人迫于本能的压抑而用以防卫自己的手段。按照这种解释，人之所以成为人，其最原始的基础就不是什么理性、意识，而是某种本能、无意识。弗洛伊德说：“你想追究你自己许多显然无意的错误和疏忽吗？请走上特尔菲阿波罗神殿门的铭言（‘认识你自己’）所照耀的坦荡大道吧！”^①所谓“认识你自己”不过是寻找“你自己”的那个深藏心灵底层的无意识、本能。他自认为，这就是揭开了人这一千古之迷。

但是历史永远不是个人树碑立传的舞台。弗洛伊德离开社会历史专注人“自己”永远不会解开人这个“斯芬克斯之谜”。真正触及人的本质的那是马克思。马克思从人的物质生产实践入手去解答人的历史之迷。^②马克思认为人作为类的存在是自然存在，人和动物一样依赖于无机的自然界来生活，但是人的存在不仅是自然的存在，而且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存在。个别的人是“两个人的性结合的产物，也就是说，人的类的行为产生了人”^③，但是有关人的诞生则是劳动的结果，“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④，因而自然界和人的存在都具有“实践”的性质，人的存在就成了“社会的存在物”^⑤。因此，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说明人自身的内在基本的规定性，才能完整地科学地说明人。弗洛伊德排斥以往对人解释的传统观点，把人的全部因素和活动归结为人的本能欲求的作用，这一说明本身所存在的弊端又

① 弗洛伊德：《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第169页，台湾版。

② 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3、92页，人民出版社。

③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3、84页。

④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3、84页。

⑤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6页。

是极为明显的。当然，我们这里无意贬低弗洛伊德毕生所付出的艰苦努力，而是公正地指出他没有实现自己的理论意图，没有真正地科学地揭开人这个“斯芬克斯之迷”。要实现这一意图，在他从事的过于狭窄的研究领域内是不可能做到的。弗洛伊德所能达到的程度至多可以算做对“斯芬克斯之迷”解答的为人忽视的一个方式，并且只是非科学的而又有某种启迪作用的一种方式而已。

历史浮现出了弗洛伊德

某种思想理论的价值和作用离开真实的历史过程是无从考虑的。基于同样的缘故，个人的出现及其所起的作用，离开历史也是不能加以说明的。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一经出世，就在思想界包括西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对这一学说毁誉不一，莫衷一是。因此，要说明理论本身，必须首先从更广泛的范围内来考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历史的时空背景和理论前提。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的问世，以及这一理论的吸引力和缺陷只有在历史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E·G·波林(Boring)在谈到精神分析学说的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时指出，“如果弗洛伊德室死在摇篮之中，时代将可能产生出另一个弗洛伊德。”^①精神分析学说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弗洛伊德创立的。在这一时期，自然科学面临着巨大的理论危机，同时突破了原有的理论的界限，导致了自然科学的革命。随着当时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使关于人的心理生活的传统观念濒临崩溃的边缘，明显暴露出机械论和自然主

^① 《实验心理学史》，第814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义关于人的心理过程的解释的巨大缺陷。按照传统观点，把人简单地归结为自然的特点，不能探索到人的存在的秘密和深入到人的“内部”生活的领域中，不能揭示人的心理过程的基础和实质。“这种秘密远非自然主义的解释所能揭开，也不是通过经验的观察就能够弄得个水落石出的；这一点对许多思想家来说，已愈来愈清楚。人的‘内部’世界，只有通过观察个人活动的各种表现，揭示其意义，才能描绘出来。”^①对这一内心世界的揭示，可能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内心世界的基础在于人的心理事实，所谓心理事实的“秘密”完全可以归属于心理性质的东西。谈到这个问题时，必须注意到这样重要的一点，就是历史为某种思想体系提供的客观背景和思想家如何在这一客观背景下提出建立这种思想体系的方法和方向问题，二者是不能混淆的。前者涉及到的是理论产生的客观必然性，后者则是思想家本人理论的主观出发点和自身解决问题的独特方式。从历史角度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探索，试图在剖析人的深层心理、本能欲望的基础上，去阐述人的本能欲望，人的深层心理对形成人的行为生活和社会文化现象的意义是符合时代思想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的，是与时代提出的思想课题同步的，尽管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只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方式之一。从思想家个人角度看，他之所以选择这种方式解决问题，取决于他本人的特定角度的主观条件。至于他自己所认为已经解决了人的内心精神生活的秘密的任务，这并不依据他个人的愿望，而依据客观的尺度。正如有的西方研究者已看到了他解决方式的严重缺陷，指出“心理学决不是打开人类存在之‘秘密’的钥匙，因为这种‘秘密’根本不是心理性质的东西。”^②

① 《二十世纪资产阶级哲学》，第168页，商务印书馆版。

② 《马克思主义对心理分析学批评》，第184页，商务印书馆版。